月光餅

「媽媽買的這種，點起來更好看的。」

「媽媽買貴了一口氣，沒作聲了。然後，她對大女兒說：「我不吃餅，我要吃月餅！」小勁是在一邊鬧脾，像要哭的樣子。

媽媽連忙把房門關上，然後蹲下來哄他：

「不要哭，乖乖，吃了飯再吃月餅。」

「爸爸沒買月餅，我沒月餅吃！」小勁揉着雙眼，哭了。

「……」媽媽望望爸爸。

「今年公司沒買西派了。」老林說。

「那你也買幾個月餅回來嘛，明知孩子要吃。」妻子微帶責備地悄聲說。

「我還用得着你教，身上沒錢呀！」老林沒好氣地頂了一句。媽媽畫蛇一口氣，沒作聲了。然後，她對大女兒說：「小鼎，哄哄弟弟，小敏帶忙開飯。」

小敏到底懂事一點了，她沒再吵，同時去帶忙拿碗筷。

「小勁別哭，媽媽買了花燈給你，吃完飯咱們到公園去玩。」小佩替弟弟抹着眼淚。

「媽媽買的燈不好看，我要阿强他們那種！」小勁還在撒着嬌。

「媽媽買的這種，點起來更好看的。」

吃飯了，桌上上到庭有三、四個菜，一個湯，僅管平時清苦，今天過節，無論如何得張羅一下。事願節省一下平時的饞菜錢，買了一隻小小的鷄。

媽媽把幾塊鷄肉挾給三個孩子和丈夫，大家開始吃飯。可是，小勁仍然在一旁鼓着氣。

「快吃吧！」姐姐把筷子遞給他。

「我不吃！」他把筷子打扔在地上。「我要月餅，要阿强的花燈！」

「媽媽，我等會兒也要吃月餅！」小敏也吐着。「我剛才見到李師奶他們的四寶月餅，我很想吃！」

「我還用得着你教，身上沒錢呀！」老林沒好氣地頂了一句。媽媽畫蛇一口氣，沒作聲了。然後，她對大女兒說：「小鼎，哄哄弟弟，小敏帶忙開飯。」

小敏到底懂事一點了，她沒再吵，同時去帶忙拿碗筷。

「小勁別哭，媽媽買了花燈給你，吃完飯咱們到公園去玩。」小佩替弟弟抹着眼淚。

「媽媽買的燈不好看，我要阿强他們那種！」小勁還在撒着嬌。

（三）

短篇小說

夏洛桑

心之人

天鈎樓主　鳳凰

陳橫體玉內室公辦：五五三

蘭芭笑着進來，帶好了門，走到教務長辦公大桌子前問道：「我也有事找先生呢！我們昨晚演的在外面吃了飯，中國小酒家。」李保和見她喜興活潑，便放下了筆道：「我正在寫公事，你們女生的新生班甲組，派你作正班長，原來的班長，爲了上課的時間對她方便，她改了去乙組了。」——「啊，我做班長？」

「來，坐下來！」她聽了，正要坐到保和書桌的右手椅子時，保和指指房門：「先去按一下鎖。」她走去按了，外邊再有人叩門求見，便不再回答了。一轉身，保和將自己的大椅座位，向後退了一下，伸出兩手，她不再懷疑了，便一下坐到他的大腿上。他反手抱住她的圓腰，先嗅她的頭髮，她偏過頭來，扭着身子，伸出了香舌，舐他的臉，細細聲說：

「昨晚安妮想你呢？她和我同床了，她說一個人太寂寞。眞的，我們以前不覺得有這寂寞！」兩人自然接吻了，她已轉過身子，面對面，騎在他膝頭大腿上。保和滿足她需要的吸吻，輕咬她的香唇：「我不信，你就不想我麼？」他的手，已雙雙握她的白恤衫校服。

她撒嬌親他說：「麻煩的是小安妮也眞心愛你呢！」用「你」字，在法國是表示兩人已沒了間隔了——「你！」他歡喜笑了說：「外邊聽不見，但還是細聲爲好！我們坐長沙發！」他一下將她抱起，將她放在長沙發上睡下，他坐在她身邊，俯下頭來親她，偷偷地用一隻手按住她的揩裙。她暈了似的呻吟着：「不許這樣！你又想嚇我？」她也伸手了——「可有十分鐘時間？」她纏着他，並自動給他吻的機會，全身震動着，而且大胆地要求吻他身子——「不好，你挑動我火性上來了！不行，一定不行！」他只吻她的香舌，到此爲止。「那一家中國館？」她告訴他：「歌劇院後馬路，一眼就可以看到——奇珍閣字音，有三個中文字的。」保和笑了：「我同瑪麗去過的，好像去過兩回。那麼大時後，你弄安妮去，我來尋你兩個，一道吃飯，可以不寂寞了？不過你須先告知安妮：飯後只去轉轉盧森堡公園，不許想其他的事。」

這時保和的心在跳，他明白少女還未到十八歲，容易動情，也口口聲聲說愛，如果越過常禮，她們又會不停地需求，等於又多了兩個小情婦，他讓她離去了。蘭芭很快通知了安妮，並且囑咐她：分途去。

三五三：投鼠忌器

牧者曰：「阿方，你悟信，我亦有法子，中國人講，留得青山在，你明喫？」

方剛曰：「我知，你自己驚嗜，我唔驚，無謂多講，個班友恐嚇我，已經構成刑事罪，我會報警，睇佢哋惡得去邊！」

牧者曰：「阿方，千祈不可，你會累死我！」

方剛曰：「無謂多講，係咁喇！」

方剛掟電話，佢眞係不信四十九日有命，寄望光頭黃，通脉茶有靈。

再過一日，方剛到時到候，又痛到碌地沙，計起來已是第四次，通脉茶毫無作用。

佢大佬斬崩刀聞訊，趕來睇佢。

今次方剛眞係驚，因爲痛了四次，中西藥亦食過，毫無效果。

斬崩刀曰：「阿方，睇來這單嘢不可不信，我做你大佬，當然要睇住你，但我哋處在下風，對方乜頭路亦唔知，想講數亦唔得，唯今之計，只有順下佢哋。」

方剛曰：「大哥，你贊成我畀名冊佢哋？」

斬崩刀曰：「除此之外，別無他法，阿方，你即管同佢哋約定交名冊時間，我會出馬，但會出馬，但會蒲頭，有話唔掂者也！」

方剛曰：「你眞係有把握？大哥，唔好忘記，死穴，換言之，我哋有發圍機會。」

斬崩刀曰：「我知，投鼠忌器，我當然不會出面都佢，但起碼知係邊一嘢，等佢替你解穴之後，再報一箭之仇。」

方剛曰：「咁亦好，大哥，你千祈不可出面搞事，否則我有命。」

正談說間，自稱天外來客之大漢，又打電話入來，方剛曰：「我哋可否傾下？」

大漢呵呵笑，曰：「方剛，也你肯傾了耶？我哋講過，你一定受不住痛苦，你一定要命，世上冇一個人不要命吧！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修羅門　田長歌

城市之光　醫成

暴力（六）

林麗萍與梁佩儀，快餐店打烊了後，便和年紀差不多的男女上的士高跳舞，到酒廊飲酒聽歌，甚至現場對味試唱，不一而足，她們好玩，自然十分開心。而女性更傷感之處，很多時花錢的是男士。

就在這一段時期，她倆認識了梁永康，他高大威猛，使兩女對他都十分好感。當然，梁永康又開口便給，手段闊綽，拉引她二人歡心。

初時，梁永康對她二人，有意兼收並蓄的。

一日，兩女收工了後，用傳呼機找到了梁永康，約好了在公園內見面。

兩人先到，梁永康未來，梁鳳儀肯定的道：「他不會遲到的，可能發生事故。」

「聽你的說話，你對他十分了解似的。」林麗萍在飲飄。

「說對了，我是最了解他的人，他也這樣說。」

「你了解他什麼？」林麗萍問。

「我知，他雖然女朋友多，但最愛的是我，這是我了解得到的。」

「那你對自己又知多少？」

「我愛他入心入肺了，如果有人和我爭，我一定打到她頭破血流。」梁鳳儀一派油脂氣勢。

「你們都姓梁的呀。」

「怕什麼，梁梁一樣可聯婚。」她道。

風言蜂語　繆倫

未爲晚也

本港安置難民問題可能會改變。

早該如此。

調查準確

顧問公司謂獅隧加價難緩和擠塞。

這一次看來最準確。

冇得傾

地鐵拒接受反加價條件。

因爲港府也可以不理。

天涯俠客無刀

十九：龍蛇混雜

文・梁翊木　圖・鳳秋

余顧南一怔，訝然道：「大師也喝酒？」

不愁僧道：「酒肉穿腸過，佛在心頭坐！只要心中有佛，又何懼酒肉！」余顧南覺得他頗爲風趣，欣然答允，兩人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家，一進店，小二便迎了上來引座。

剛坐下，忽聞有人吟哦：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……」

余顧南抬頭望去，但見靠墻角那裡坐着一位，身着綿袍，背負一個紅漆大酒葫蘆的老漢，桌上放着幾樽空酒瓶，醉容可掬，自斟自飲。這老漢除了一管酒糟鼻外，倒也長得端正，衣服華麗，但不知爲何竟給人一個邋遢之感。

不愁僧哈哈笑道：「翁施主獨飲無味，何不過來一聚？」

那老漢聞言睜開醉眼，往這邊瞄來，見到不愁僧精神一振，連忙走過來，道：「你這酒肉和尚，又破戒了！」

不愁僧不以爲忤地笑道：「你來得，老衲因何來不得？翁施主怎地也來杭州湊熱鬧？」

「和尚來得，酒鬼因何來不得？」那姓翁的老漢瞄了余顧南一眼，問道：「這是你的徒弟，還是酒友？」

「是新識的小友！」

余顧南突然記起師父曾經提過的一個人來：「不醉翁」翁皓！當下道：「晚輩余顧南，參見翁前輩！」

翁皓揮揮手道：「免啦！和尚，今日老夫請你喝酒，你請我吃肉，小子你請什麼？」

余顧南道：「能與兩位前輩同席，乃晚輩之榮幸，這頓便由晚輩作小東道吧！」

翁皓喝了一口酒道：「小子，你還未入流！快說！」

不愁僧道：「小施主剛出道，誰知你的脾性！」轉頭又道：「老衲建議你請吃魚，西湖醋鯉遠近馳名，不醉翁！」原來這「不醉翁」不是不喝酒，而是指他酒量極豪，從不會喝醉過。且他有個脾性，進店只喝酒，若要吃東西，必由他人請，余顧南剛出茅廬，如何知之？（五七三）

二一：父女語言起衝突

羅成就這樣鬧鬧嚷嚷的差不多一個小時，弄得已睡去了的兒女也不得安樂，直到玉蓮回來，羅成一見大女兒，開門見山就問：「玉蓮，你今晚是不是跟一個男人去街？」

「這……」玉蓮登時目瞪口呆，他並不明白爸爸怎會這麼快就知道這件事情。

羅成又說：「你不必否認了，阿浩已經看到你跟那個阿飛一齊上巴士，有講有說的。」

玉蓮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是弟弟揭穿了她的秘密，但她聽到爸爸說趙權是阿飛，十分反感，反駁說：「他不是阿飛！他是我一個同廠的工友！」

「據阿浩說：那個人頭髮長長，穿得花花綠綠，像個女人一樣，不是阿飛是什麼？」

玉蓮把積聚在內心多時的說話，鼓起勇氣說了出來：「爸爸，你出去街上去看一看嘛，現在的年輕男人，那一個不是頭髮長長，穿得新潮十足的，這才是有型有欵嘛，誰個像你一樣像個古老石山！」

「什麼？什麼？你說我像一個什麼？」

玉蓮把心一橫，說道：「你像個古老石山囉！不是嗎！」

「哼！」羅成給大女兒這麼一說，爲之大怒，說：「玉蓮，我再三教導你，做人要要老老實實，知恥識儉，不可充撐場面，不可浪費金錢，可是，你……」

「如果個個學你這樣，那就註定一世都要在木屋捱窮受難的了！」玉蓮打斷爸爸的說話。

「我是來開月會呀！」

「但你不一定要來，例會嘛，無關重要，你才用不着趕那麼遠的海程回來……」

欽佩地睨視媛媛：「聰明的姑娘，怪不得懸清提升你做副總經理。」

「別捧我，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跟我說？」

「媛媛，我感激你！」秀文的雙眼透露摯切。

「這話該我對你說。」

「你昨夜點化秀銀，說服她，決心去香港升學！」。

「平常得很嘛！」她聳了聳肩說。

「一點不平常！」秀文說：「特別是你對我和李南的事所持的看法，使我感動……你這樣了解我……」

媛媛驚奇得忘記走路，人呆在那裡，說：「你，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？」

「李南昨夜見你們走向岬角海邊……他隨後走來，想叫你們回去吃紅豆粥，却無意聽見你們談話，又知道你們結拜姊妹，今天上午，他打電話告訴我一切，我利用開月會回外家。我很欣慰，媛媛，昨天晚上，我在你媽咪家，吃到你叫人送去的楊桃，今晚，又吃到你和秀銀結拜的酒菜！我慶幸，有你這樣一個世姪女！」秀文伸手去握她的手。

一九九：秀文的感激

在廚房裡炮製菜式的爸爸，聽見外面的聲音，高聲說：

「秀銀，你來帮帮手！」

「哎！」秀銀拔腿奔向屋後的廚房。

媛媛也想去帮點什麼，秀文說：「媛媛來，我跟你說幾句話。」

兩個人走向海角空地。當離開造船工場稍遠，秀文說：「媛媛，你相信我剛才有食神的話嗎？」

扭臉睨視，她說道：「信一半。」

「怎麼是一半呢？」秀文不明白。

「你說你公司開會可能是眞的。」

港外桃源　海辛

七三八：邏輯怪誕得很

安娜不知是中了邪還是別的什麼原因，一進房間，她竟然自動投懷送抱的，令羅拔既感意外又樂不可支，他當然一一受用。

「朱紬剛才和我說過，」安娜輕輕捧着他的臉說，「她說自己不久於人世，希望我照顧你，在生活上和生意上……」

「什麼生活上呢？」羅拔連忙插咀問，「難道我是三歲小孩不懂照顧自己？」

「你先別打岔，」她放下手，「她的意思是，她一旦去了世，我們就結婚。」

「我們結婚？」羅拔結作驚訝地反問，「這怎可能呢？唔，你的意思又怎樣？你同意還是反對呢？」

「你這樣一說，我的心有點過意不去了。」羅拔低下頭輕輕嘆口氣，「我們兩人都對不起她，至少可以說，我們像奸夫淫婦，她還當我們是好人，哪裡想到我們壞極了。」

「你也不必太自責的，」安娜支起身，拍拍床，「有了這床，人就難免變壞的，所以責任並不在我們，而是這張床！」

「這是什麼邏輯？如果對，賊人大可振振有詞曰，是你太有錢才讓我去偷的，罪不在我，而在你——哈，這邏輯對嗎？」他說。

「應該是說，我的心有點過意不去了。」羅拔連忙插咀問，「難道我是三歲小孩不懂照顧自己？」

「你先別打岔，」她放下手，「她的意思是，她一旦去了世，我們就結婚。」

「我們結婚？」羅拔結作驚訝地反問，「這怎可能呢？唔，你的意思又怎樣？你同意還是反對呢？」

「你這樣一說，我的心有點過意不去了。」羅拔低下頭輕輕嘆口氣，「我們兩人都對不起她，至少可以說，我們像奸夫淫婦，她還當我們是好人，哪裡想到我們壞極了。」

「你也不必太自責的，」安娜支起身，拍拍床，「有了這床，人就難免變壞的，所以責任並不在我們，而是這張床！」

「這是什麼邏輯？如果對，賊人大可振振有詞曰，是你太有錢才讓我去偷的，罪不在我，而在你——哈，這邏輯對嗎？」他說。

陰陽之間　華晏

甲狀腺機能亢進復發

治療上可採三種基本方法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今年四十三歲，一九八五年患甲狀腺功能亢進。經過治療，病情有所好轉。到一九八七年（服藥時間長達一年半）經醫生檢查，決定讓我停藥。可最近兩個月，我的病情有所加重，說話、動作特別快、手顫、脉博每分鐘一百次左右，愛發脾氣，給家人帶來煩惱。你說該怎麼辦？

王小梅小姐：

據來信所述，你很可能是甲狀腺功能亢進（簡稱甲亢）復發。最好到條件較好的醫院或診所作內科診治，如確診爲甲亢復發，則應按甲亢繼續治療。治療的基本方法有三種：

（一）內科治療，即服抗甲狀腺藥物治療，如他巴唑、甲基硫脲類等抑制甲狀腺素合成的藥物，其劑量可參照初發時劑量，酌情調整給予。同時適當佐以輔助藥物，如心得安、安定、維生素B族。總療程仍應達一年半左右，有的時間更長。療程中應根據病情調整劑量，直至用最小劑量維持（如他巴唑每日二點五至五毫克）能控制病情，直至有關症狀、體徵消失，才能考慮停藥。何時停藥，應由醫生決定，切不可因症狀好轉而自行停藥。另外，偵得注意的是，治病期間不要濫服含碘較多的中藥，如昆布、海藻；不吃或少吃含碘豐富的食物，如海帶、紫菜、髮菜、淡菜等。除非發生「甲亢危象」或做甲狀腺手術前準備，通常不可用碘劑治療。因爲這些含碘多的藥物和食物可影响抗甲狀腺類藥物的作用。

（二）放射性同位素（131碘）治療。此法是利用甲狀腺高度濃集攝碘能力及131碘放出B射綫「殺傷」甲狀腺細胞（但不影响其他組織），使甲狀腺素的「製造廠」減少，從而使甲狀腺素合成的藥物，切除份（次全切除），切除過多的甲狀腺組織，使甲狀腺素的「製造廠」減少。

以上三種方法都有各自的長處和短處，所以有一定的適應症和禁忌症，應由醫生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而定。

如果你過去對抗甲狀腺藥物效果較好，能堅持長期服藥，而且甲狀腺腫大不嚴重，或嚴重突突眼，或合併嚴重心、肝、腎病者，則宜繼續服抗甲狀腺藥物治療。若甲狀腺腫大明顯，甚至有壓迫症狀，或甲狀腺有結節者及停藥後復發而不能或不願長期服藥，但無嚴重突眼，無心、肝、腎的重要疾病，可可受手術，則考慮手術治療。手術前，先要服藥控制症狀，使病情基本緩解才施手術，以策安全。而同位素（131碘）放射治療減少者，可用本法治療。治療前，必須準確測定患者的甲狀腺二十四小時的吸碘率。（呂依山、新八九六四五）

醫理淺釋

有史爲証

譚元海先生：

（一）張勳復辟——先是保皇黨領袖康有爲，自戊戌政變後，出亡海外。門人頗多，奉之惟謹，擬之爲「聖人」。民國成立後，康即回國，時常往來於上海、廣東之間，伺機而動。於是與張勳結下不解緣。

張勳頑固成性，從不肯去辮。張自袁世凱死後，督軍安徽，帝制餘孽，多歸附之。並曾在徐州會議，企圖復辟。各省冥頑軍官，頗多贊成。張乃密電康有爲等北上，陽假調停黎元洪與段祺瑞二系之爭爲名，迫黎改散國會，佈置已妥，遂逼黎氏退位。於七月一日晨三時，張偕同王士珍、江朝宗、陳光遠、劉廷琛、沈曾植、阮忠樞等數十人，同入清宮，擁逐清廢帝溥儀復辟。改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爲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。一切官制朝儀皆恢復清制。

黎元洪倉皇逃入租界，電令各省，出師討伐，並電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，仍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。時段在天津，因梁啓超勸促，暫師馬廠，自任討逆軍總司令，進克北京。張勳逃入荷蘭使館，黎氏引咎辭職，馮國璋繼任總統，段氏再

張勳上演復辟鬧劇

辮子軍橫行霸道

事敗後一文不值

張所部兵士，多半爲土匪出身，紀律最壞。有忤之者，則以辮示之人皆懾服。

一日，有四人乘津浦車南下，見兵士兩人，踞坐頭等車中，旁若無人。異而詢以有無頭等車票？兵士岸然答曰：「有！」乃舉其大辮曰：「此即吾人之車票也。」西人聞而大笑。彼等聽嚴例不購票，搖手問之，則曰：「此即載票。」嫖妓亦不付資，妓女索資，亦示以辮曰：「此不足以當鈔票乎？」

民國六年，張率辮兵六千入北京，籌劃復辟。適有日本魔術團在北京獻技，辮兵入場，亦不購票。日本公使覓向張勳提抗議。張大懼，立即覆函道歉，並允償票價了事。迨復辟失敗，張匿藏荷蘭公使館，辮兵均棄辮逃散。辮子身價，乃一文不值。（豐餘、新八九四九六）

古人古事

天堂夢斷

心狠手辣武則天登極　害人心虛不敢居長安

方章先生：

你問的問題，這要從武則天的身世及其曲折經歷說起。

武則天原是並州文水（今山西文水）人，父親是個大木材商，後仕官，官至工部尚書。她九歲時，父親去世，十四歲，以「美容止」被唐太宗召入宮內充「才人」（宮妃之一）。二十六歲時，太宗駕崩，她失去靠山，削髮爲尼，出居感業寺。皇太子李治對父皇所寵的「才人」——武則天的媚態美麗姿色，早就傾心。他於貞觀二十三年（公元六四九年）即皇帝位後（是爲唐高宗），很快就把武則天接回皇宮，令她重新蓄髮，入宮侍寢。武則天性格剛烈，且有心計，知道怎樣取得皇帝歡心，因而獲寵，王皇后和蕭淑妃正爲爭寵而作殊死搏鬥。武則天看準機會，首先站在王皇后一邊，極力詆毀蕭淑妃，使其被高宗廢爲平民。後來，武則天把自己親生的小公主活活窒死，再嫁禍於王皇后，迫使高宗把王皇后打入冷宮。通過前後五年的後宮角逐，武則天終於登上了皇后的寶座，掌管昭陽正印。

然而，感覺和經驗告訴武則天，王皇后和蕭淑妃這兩個勁敵不死，自己的皇后地位就不會穩固。於是她又實行「斬草除根」的策略。據「資治通鑑」載，就在武則天被立爲皇后的當月，唐高宗對王皇后和蕭淑妃萌生舊情，曾前往冷宮看望二人，「見其室封閉極密，惟窗壁以通食器，惻然傷之。」武則天聞訊，「大怒，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，斷去手足，投酒甕中，曰：『令二媼骨醉！』數日而死，又斬之。」武則天手段之殘忍，駭人聽聞。

蕭淑妃對武則天從無好感，死前曾發口大罵：「阿武妖猾，乃至於此！願他生我爲貓，生生握其武爲鼠，生生握其喉。」蕭妃對武則天的仇恨，可謂極爲强烈。武則天害人心虛，每想到蕭淑妃的這些話，就心驚肉跳，毛骨悚然。她因此下令宮中不準養貓。即使如此，她還不能除却心病，在夢中「數見王、蕭爲祟，披髮瀝血如死時狀」，恰似寃鬼前來索命。她出於迷信，再不敢在長安宮中居住，只好東去洛陽，表示「終身不歸長安」。

武則天「終身不歸長安」的誓言後來沒有兌現，因爲在長安元年（公元七〇一年）十月，她七十七歲時還是回了長安一次，住了兩年。不過她確是怕在長安居住的虛弱和驚恐。（神生、新八九六一）

甲骨文三千年歷史　漢字老祖宗

說文解字

通天曉先生：

甲骨文被稱爲世榮在清政府做官，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代的文物，很有學問，也懂得不少中醫知識。有一次，他從抓來的中藥裡，偶然發現一味叫做「龍骨」的中藥上面，刻着類似篆文的符號，認爲我國的甲骨文的確不愧爲世界上最早的文字，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有了。但甲骨文的發現却在一八九九年。

那時是清朝光緒二十五年，山東福山人王懿榮，已經具有後人所歸納的「象形」、「會意」、「形聲」、「假借」、「指事」等構字方式。我們今天的漢字，就是從甲骨文發展演變來的。所以說，甲骨文堪稱漢字的老祖宗。（金漢、新八九六〇六）

甲骨文

牧魚室

牧魚刊登

陳鴻輝　王小梅
老士人　譚元海
梁惠芳　方章
凡夫　陳秀娟
杜亦陸　衛紅

街坊服務

通天曉

講講飲食

衛紅小姐：

野餐，別有一番興味。在山頭岩石、林間草地上隨意設席，夾塊菜，喝口酒，抹嘴唱一支歌，起身跳圈舞，無拘無束；古代文人雅士早就對此津津樂道。

太湖船菜，或稱水上宴席，也屬於野餐，但比一般野餐更熱鬧，更富有詩意，觀賞大自然的美景，又能從容品味太湖的鮮魚活蝦，實爲人生難得的享受。四百年前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、高攀龍辭闕還鄉後，多次邀集同志，小舟一葉，佳餚數道，一邊評議朝政，一邊借酒澆愁，是爲太湖船菜之雛形，後來便成爲無錫的傳統旅遊項目，經久不衰，而且日臻完美。

太湖水產豐富，四季常新，爲備辦船菜提供了豐富的原料。銀魚是太湖名產，體長四五厘米，無骨刺，半透明，置水碗中，只能看見兩個小黑點的眼睛，冰肌玉質，嫩小可愛，傳說是由孟姜女祭奠丈夫范喜良時淚滴湖水而成，可清炒，可煲湯，也可拌和土司鷄蛋油炸，都鮮美可口。

活炝蝦，製法簡單，只需將歡蹦亂跳的活蝦洗淨，傾入少許茅台酒，醃一下腐乳汁即可食，鮮而嫩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其他如松鼠鱖魚、清炒蝦仁、無錫鯽鯽、冬瓜甲魚、青魚尾水（尾巴）等，無一不可人心意。龍門活魚更是新奇，烹製獨特，上桌時嘴巴還在開合呼吸。

在桂拂清風菊帶霜的季節，遊船上還設太湖螃蟹宴，旅遊者面對一碧萬頃的浩蕩秋色持螯飲酒，其情其景，足以叫人留下終生的回憶。

羹湯點心也不同一般，有清爽的太湖莼菜湯，清澈可鑑的湖鮮「蛤蜊湯」，做工精細的魚肉餛飩之類。果品則因時而異，有無錫水蜜桃、無核蜜橘、白沙枇杷、楊梅、菱藕。凡此種種，都產自太湖的山山水水。

席間猶有清冽的惠泉美酒，甘醇的太湖茶水，再配上特製的魚形茶碟，宜興紫砂餐具，金匙得精美清雅，使人忘乎所以。

無錫幾乎每條遊船都設有精潔寬敞的餐廳、廚房。一九八六年二月起，又有一條富於皇家氣象的龍船供客人享用人生幾樂也。眞是：登舟品嘗宮廷筵宴，敢和蟠桃盛會相媲美。

在那烟波微茫之日，或者惠風和暢之時，各國遊人扶老携幼泛舟湖上，一面邊斟低酌，品評美釀佳餚，一面左顧右瞻，玩賞青山綠水。有的人持杯注目鷗侶翻飛，聆聽漁歌唱答，有的人在酒酣耳熱之際，情不自禁地叩舷而歌。他們一個個醉眼陶然，泛舟輕歌，心曠神怡，也分不清是醉於酒，還是醉於景，抑或二者兼而醉之。（周默、新八九二三）

人間有情　張香

女兒酒

羅蘋

大概是以前年紀小，對死人沒有印象，對墳頭也沒有加以留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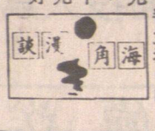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台灣人的死人場面是很偉大的，大厚木棺、土葬自是不在話下，那流水席開幾晝夜，也還是鄉下大戶人家常有的事。還有吹吹打打的樂隊，包着車，一車又一車，由城市人卿下，簡直場面像大遊行。

墳墓也各有設計不同，七彩瓷磚之外，燒瓷人相巳是小兒科，還有大幅的山水或仙宮行樂圖之類的嵌瓷畫在很「夜總會」。加上近日來時分，上填掃墓者衆，很多鮮花、食物上了貢沒有收走，於是就更給人「吃喝玩樂」的假象。

如果要問其「莊嚴」，台灣的墳頭真欠莊。但若真的人死而仍有知，例說不定會喜歡這種台灣式的「夜總會」，包你不寂寞嘛！

夜總會

他們說，這些墳地是「夜總會」，事實上是白天看上去，那份七彩繽紛的熱鬧動，也實在很「清明」。

大陸國貨中出色的除金華火腿外，更好的是紹興「女兒酒」，這是紹興酒中新品種，裝在精緻的罎內，解放前亦無水平如此高者。「女兒酒」前，香港市上紹興酒推「特級加飯」，更佳者是有家杭菜館的遠年佳釀。「女兒酒」可與該遠年佳釀比。清代紹興城中大戶人家生下女兒，即由釀酒師傅釀酒多罎，當女兒出閣，以其中數罎陪嫁，續以花，大戶人家把它稱作「女兒酒」，釀酒師傅稱之爲「花彫」，酒坊後來把一切好酒稱「花彫」了。六十年前，上海有紹興人主持的「善元泰」，這間酒棧又選「花彫」中特佳者稱「太彫」，先父到農曆年尾，必囑送五十斤裝的「泰彫」兩罎來家。

我幼年即飲酒，感到當年「善元泰」的「太彫」還不能與目前的「女兒酒」比，相識一位女士蔡於飲，有夜大家喝X・O・白蘭地與十七年份的威士忌，只她飲「女兒酒」，我亦試了兩小杯，即予好評，且深以爲詫呢！